

# 紫塞雁门云中开（节选）

□聂还贵

“大同”，作为一市之名，乃符号而已；作为一个美好理想的寄托与追求，却是人类携手步入大同世界的神圣象征与召唤。

光阴10万年前，旧石器时代的文明霞彩，就在大同一带流光若水，润染泽被。大同市阳高县许家窑村，乃中国早期智人化石出土之乡。许家窑遗址，定格着北京猿人后裔中的一支，迁徙到茹毛饮血、结绳记事的场景；其以一颗“人类的启明星”在中国学生课本里莹蓝闪亮。

历史镜头由近及远，节节向前推移：许家窑人——山顶洞人——泥河湾人，构成绵绵生息的远古生命链条。

分别发源自山西北部宁武管涔山和左云截口山的恢河、源子河，于朔州马邑村汇合为一条野性雄阔的桑乾河。

生活在桑乾河两岸的泥河湾人，最早点燃了人类文明之光。北京中华世纪坛刻记中国历史文明进程青铜甬道的第一级，便是泥河湾的小长梁。中国迄今发现100万年前遗址计25处中，有21处集中散落在桑乾河流域。

大同民谣：桑乾河里下豆面——汤宽。桑乾河穿流大同地区涌至北京，初名无定河后称永定河；继而奔注天津海河，汇入黄海第一个大海湾——渤海。

金光闪闪的桑乾河水，流过作家丁玲手笔，成为一部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》。小说里散发出的阳光的芬芳，夹杂着桑乾河水的清香，漫过一道道岁月的山坡，浸染着人们早春二月的心田。

许家窑人、泥河湾人，皆属“大同湖”演化史的光辉章节。泥河湾盆地，亦称桑乾河盆地、大同湖盆地。200万年前，“大同湖”浩浩无涯，绿光翠影，荡漾9000平方公里。后地壳运动，湖底隆起，遂成盆地。其间有火山喷发，便有今日大同火山群洋洋大观。火山喷吐翠岩，当地百姓信手将石头捡来稍作雕琢，竟光华炫射，奇美无比，我为之取名“大同玉”。而遮天蔽日的远古森林，摇身幻变为大同侏罗纪煤炭。一树树炽热之躯，一株株碧血精魂，以亿万年蕴蔚的情怀，珠光墨玉地温暖着我们今天的日子。

雁门关外长城下，恒山脚下是我家。雁门关，乃长城蜿蜒晋北而雄然挺脊的一座险峻峻隘。赵武灵王、刘邦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、杨广、薛仁贵、杨业……都在雁门关踏下绵绵不绝的足音回响。

每逢冬天，雁门关上一丛丛不知其名的小红果，使星星点点，殷殷熠熠，点燃一苗苗大风扑不灭的小火焰，点亮千盏万盏挑着的小红灯笼，让无边的寒冷温暖地感动，让广阔的荒凉拥有一片红烈的生机。

塞上高原的冬天，寒风吹拂，万物失色，就是耐寒的松柏，也青消翠谢，黯然无彩了。惟有这一枝枝的小红果，饱满如初，光鲜色泽，红若珠砂，莹润如玉，守护着生命的坚贞，证明着大自然在塞上的最后一抹春色。惊奇之际，信手摘下一粒，轻轻一搓，红亮的果皮肉便碎作粉末，而黄色的果核却坚如金石。这一小红果，当地老百姓叫它们雁门红。说，老早的时候，这里是一片古战场，鹰闪车电，残阳苍茫。刘邦困顿白登山，杨家将血战金沙滩，李自成休整大同府……留下斑斑印痕和磨得发亮发亮的传说。或许是古时将士的热血凝精结籽，沃野浸染，方有了这红艳欲滴的雁门红果。

自从有了人类，纯粹的自然史就宣告结束。一草一木除了

延续自身的植物史之外，也总是折射着人类生长的影子，感染吐纳着人类释放的气息。其实作为生物的一脉，人不过是一种会行走的植物，人类历史一曲一伸的藤蔓中，何尝没有渗透交织着自然植物的吐纳呼吸……

恒山亦即恒岳，乃“北国万山之宗”。贾岛有诗状描：“天地有五岳，恒岳居其北。”其如“玄牡天根，雄镇朔易，包罗燕晋，拱卫京畿”。(恒山志)；大同为神京门户，而北岳又为大同之门户。

春秋战国，战云密布。赵简子将几个儿子唤至身边，一脸神秘地说，恒山有“宝符”深藏，得之者可继王位。父王话音未落，王子们争相去找，趋之若鹜，旋即皆空手而归。惟赵襄子回禀父王说：宝符找到了！——这便是其后赵国凭据恒山、谋取代国的战略宏图。

楚国张仪也窥视到了恒山军事地理天险，遂向楚王密语：“常山之险，必折天下脊。”拓跋北魏择都平城，先得恒山天然屏障一座，摘取一把“得恒山者得天下”的金石锁钥。

五岳对照五星，恒岳与北辰呼应。其属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，故以道教圣地驰名天下。北宋神霄真人元真子张宸宸住持西京大同开元观，其弟子青霞子阎德源接任后曾于大同城西筑建玉虚观，不久又受命提点中都十方大天长观，即今北京白云观。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弟子丘处机，受成吉思汗遣使，远赴西域雪山，途经西京大同，登临恒山，传教授道。元明时期的张三丰，于恒山凝神修道，孕炼精华。

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拓疆扩边，设置雁门郡，大同城邑历史年轻，已隆隆然碾过2300度春秋的岁月车辙。

汉高祖三年(公元前204年)，“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，匈奴冒顿杀自立为单于，东灭东胡，西逐月氏，南并楼烦，遂侵燕代”。刘邦闻之甚怒，御驾北征，反被冒顿单于围困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人间戏玩过多少场豪华盛宴，笙歌丝竹，流水曲觞，旋即曲终人散，鹤去楼空。惟有千古一宴——鸿门宴，曲未断，人犹在。刀光里沛公神色惨然；剑影中霸王正襟危坐；觥筹交错，亚父举佩暗示；舞袖云影，张良无心赏美；酒酣耳热，项庄舞剑暗藏杀机；披肝沥胆，樊哙目眦尽裂。谁也猜不出项羽心中的算盘珠子染着什么颜色。众皆宴饮浓稠，刘邦却开了小差，金蝉脱壳，溜之大吉。大丈夫屈伸自如，三十六计走为上。刘邦做了千秋帝君，项羽博得了盖世英名。偶然性里蕴藏着必然性的因子，历史人物性格的规定值，乃历史逻辑选择的凭据。所有情节与台词，一板一眼，都写在历史无言的剧本里。

眼下，冒顿40万骑精锐，分别以青白红黑四种颜色排兵布阵。站在白登山放眼望去，东西南北一片色彩的海洋，像秋天塞下丰收的田野，像一卷古老的阴山狩猎岩画。“平城之下亦诚苦”的刘邦，面色惶然，惊魂不定，瘦高瘦高的个子，迈着两条长长的腿，从窗到门七步，从门到窗七步……悲愁哀叹声中，暮见帷帐掀起，带一束晨光，羽扇英姿，走进谋臣陈平。事以密成，物以泄败，如此这般……陈平一锦妙计，若金霞破雾，新月射岫：施以和亲之策，换得金蝉脱壳。

书归正传，言归正题。学术尚论，以论见鲜锐且论证辩为尚；散文贵散，贵在形散而神不散——云卷云舒兮心动，水激水缓兮魂流。

建筑在中国古代，以风水择为首要：“凡立邦国，非于大山

如果不写作，迟子建会做什么呢？可能是田里忙碌而快乐的农妇，怜惜田间地头的禾苗如同爱抚纯真的婴儿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；可能是厨房里贤惠聪敏的主妇，灶台间变幻出万千艺术品般的美食，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亲人享用时的熨帖，幸福而满足。

她选择了写作。写作使她的世界五彩斑斓，博大丰富，更因为有多数喜爱她的读者，处处充满友爱和善意的理解。

30年的创作时间，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潮流，但她又具有“不人流”的勇气，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，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。也许这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因固守而显得孤独，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。

舒晋瑜：在《赐笔的“上帝”》中，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“抓周”。

迟子建：在堆满鸡蛋、钞票、算盘、胭脂和笔的桌子上，鸡蛋可以滚动，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噼啪的脆响，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，我却独独抓了笔，细长的、冰冷的、不发声的、无彩色图案的笔。

舒晋瑜：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，是什么样子？

迟子建：低矮的板夹泥小屋，房前屋后的菜园(那是我童年的乐园)，无边无际的森林，苍茫的大雪，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，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，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。这些，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。

舒晋瑜：现在您也经常回去？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？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，是怎样的感觉？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？

迟子建：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。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，但次生林很茂盛，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。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，像北极村，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，一年四季游人不绝。

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，我很少去那里了。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，与母亲在一起。我住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，而是普通的居民楼，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，所以生活很便利。房子位于城边，就在山脚下，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，风景不错。夏天时打开窗子，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。

舒晋瑜：在那里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在他们眼里，您是怎样的人？他们看您的作品吗？《北极村童话》中我们熟悉的人物，现如今都怎样？

迟子建：我和亲人们在一起。我们家个个爱好美食，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，常做了一桌子菜，喝酒聊天。因为守着大山，多吃绿色食物，比如春天吃开江鱼、野菜，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，山上的蓝莓、红豆等野果，秋天吃蘑菇。家人中，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。她看过我

## 迟子建：我热爱世俗生活

□舒晋瑜

的作品，总给我提意见。

《北极村童话》里我描写的人物，很多已故去了。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，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，他头发花白，牙齿掉了，邋邋遑遑，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。近年来，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。比如2012年出版的《白雪乌鸦》，我春节回去过年时，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，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，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、调皮的“迎灯”(这是我的乳名)。

舒晋瑜：您的多数作品，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。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？

迟子建：没有我童年的经历，是不可能有的写作的。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，可以受用一生。这经验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星星一样，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。

舒晋瑜：多年来，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？

迟子建：中国的发展变化，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。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，但内里却是喧嚣的。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，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不如以前深厚了。

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，如水滴折射阳光，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，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。

舒晋瑜：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，《伪满洲国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乌鸦》，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，题材是首要考虑的？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。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，您是如何驾驭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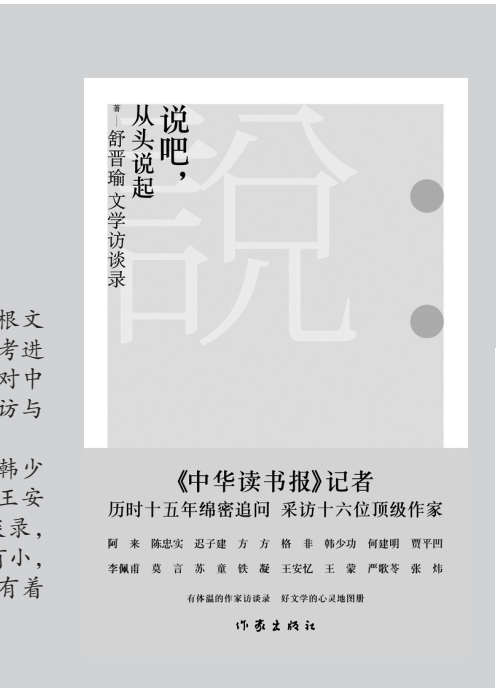
迟子建：这是个很好的问题。的确，我所写的几部长篇，在别人眼里是“大题材”，《伪满洲国》写了14年历史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，而《白雪乌鸦》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。不过在我眼里，题材没有大小，也没有轻重，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“题材”是否产生了感情。喜欢上一个题材，如同喜欢上一个人，你才愿意与之“结合”，才

会有创作的冲动。否则，再大的题材，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，融入不了感情，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。好在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，都是我动心的。我与《伪满洲国》是马拉松式的“恋爱”，资料准备了七八年，写了两年，直至它出版，我与它“相恋”了10年。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也是这样，对这个题材的爱，早就埋在心头，我一天天培养它，准备了大量资料并做了实地调查，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。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。而与《白雪乌鸦》是闪电式的爱，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，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。如你所说，我的这些长篇，不管题材多么大，写的都是小人物。即便《伪满洲国》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，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。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。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的东西。

舒晋瑜：关于“满洲国”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，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？能谈谈《伪满洲国》的创作原因吗？

迟子建：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，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，想写也无从下手。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，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，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：“你从满洲国来吗？”我听了很震惊，感到刺耳，仿佛受了侮辱。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，为什么在日本、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？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，看一看。

这本书的落脚点不是史实，而是特定的时代，充满乡土气息、民俗文化，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。我不断继续地查找资料，想



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，全力以赴地写。计划写40多万字，实际上写了60多万字。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，怎么会写这么长？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，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。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，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。《伪满洲国》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，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。写作这部作品时，我沉浸在“满洲国”的氛围里，傍晚走在街头，感觉调子都是灰的。

舒晋瑜：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，不疾不缓，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，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。

迟子建：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，其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。我不是任何一个“主义”下的人，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，这种不入流，恰恰给了我自由，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。我觉得写作不能急，要慢慢来，持之以恒，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。写《伪满洲国》，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，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。我每写一篇东西，发表出来后，至少要读一遍，给自己挑挑毛病。常批评自己，就会有所进步。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。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，从这点来说，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。

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，迟子建记忆中的山川河流以及笔下的人物，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。

舒晋瑜：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，从萨满治病的禁忌(不许点灯)、萨满跳神的服饰(彩色神衣)、法具(神

鼓)、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(除岁岁奇迹般地好了)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，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。

迟子建：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。我在做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资料时，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，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，超自然的力量，是我们所不知的。而我小时生病，家长也用“烧窑票”的方式给我叫过魂。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，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，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，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，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？科学可以探明宇宙奥秘，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，科学也无法解释。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，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。

舒晋瑜：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，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。在写作中，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追求？

迟子建：悲天悯人的前提，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，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，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风景。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，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，会把“根”扎得很深，不会被鬼魅劫走。

舒晋瑜：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“常客”，在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，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、奇异的智慧：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；《第三地晚餐》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连人嘲笑智力欠缺的人，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……这样的人物，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。

迟子建：我的短篇《采浆果的人》，也写了智障的人，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。我们小镇不大，这里有好几个智障的人，他们在我眼里不是“傻瓜”，而是有光彩的人。他们不循规蹈矩，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，他们在一种“天籁”状态下生活——虽说那是病态的。我总想，我们觉得他们可笑，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。

舒晋瑜：关注底层一向是您写作最大的特色，您觉得底层人物在您的笔下，30年来是否也有变化？

迟子建：如果说最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我笔下的底层人物，近些年悄悄“进城”。因为我在写哈尔滨的系列作品中，包括长篇《白雪乌鸦》，中篇《起舞》《黄鸡白酒》《晚安玫瑰》，底层人物都活动在我所熟悉的哈尔滨。

舒晋瑜：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，但是您对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。为什么会经常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？

迟子建：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人，终究会化为尘土，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墓志铭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。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谁都不能回避。

舒晋瑜：您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，从萨满治病的禁忌(不许点灯)、萨满跳神的服饰(彩色神衣)、法具(神鼓)、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(除岁岁奇迹般地好了)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，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。

北京以京都之尊，辉煌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其建筑风格以一条中轴线最为昭著。此中轴线将外城、内城、皇城和紫禁城，珍珠般穿连成串。紫禁城即宫城，所谓皇宫，其名取自“紫薇”星垣。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将环绕北极星周围的15颗星统称为“紫宫”，或“紫微宫”、“紫微垣”。北京城中建筑纷呈错落，却环绕中轴线铺陈排列，形成东西对称呼应的古雅格局，博得一些外国专家学者翘大拇指称赞。

徐达与大同别有一番情缘，其女儿后来在大同代王府里做了王妃。他将修建北京城的技法用于大同，两城互为参照，一枝两花。《大同府志》载记：洪武五年，大将徐达将唐、辽、金、元旧土城，裁成面积3.28平方公里的正方形。或增其旧制，或破土新筑，官署、知府、民居院落营造一时。

大同城墙以规整有制的石条、石方为基础，分段逐层夯成。城墙折角，雄立四座角楼，西北八角楼起于八卦十二方位之“乾”位，曰“乾楼”或“八角楼”，因其高峻拔萃，亦称“镇城之楼”。人们常常登楼揽胜，遂名云中八景之一“镇楼秋爽”。

乾楼之东的望楼——洪字楼，结构与造型甚为精美，属望楼之最。望楼为中国古城墙之鲜见，乃研究中国城垣建筑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。

(摘自《大同风》，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)

舒晋瑜：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，从萨满治病的禁忌(不许点灯)、萨满跳神的服饰(彩色神衣)、法具(神鼓)、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(除岁岁奇迹般地好了)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，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。

迟子建：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。我在做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资料时，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，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，超自然的力量，是我们所不知的。而我小时生病，家长也用“烧窑票”的方式给我叫过魂。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，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，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，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，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？科学可以探明宇宙奥秘，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，科学也无法解释。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，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。

舒晋瑜：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，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。在写作中，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追求？

迟子建：悲天悯人的前提，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，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，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风景。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，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，会把“根”扎得很深，不会被鬼魅劫走。

舒晋瑜：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“常客”，在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，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、奇异的智慧：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；《第三地晚餐》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连人嘲笑智力欠缺的人，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……这样的人物，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。

迟子建：我的短篇《采浆果的人》，也写了智障的人，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。我们小镇不大，这里有好几个智障的人，他们在我眼里不是“傻瓜”，而是有光彩的人。他们不循规蹈矩，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，他们在一种“天籁”状态下生活——虽说那是病态的。我总想，我们觉得他们可笑，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。

舒晋瑜：关注底层一向是您写作最大的特色，您觉得底层人物在您的笔下，30年来是否也有变化？

迟子建：如果说最大的变化，那就是我笔下的底层人物，近些年悄悄“进城”。因为我在写哈尔滨的系列作品中，包括长篇《白雪乌鸦》，中篇《起舞》《黄鸡白酒》《晚安玫瑰》，底层人物都活动在我所熟悉的哈尔滨。

舒晋瑜：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，但是您对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。为什么会经常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？

迟子建：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人，终究会化为尘土，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墓志铭，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。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谁都不能回避。

(摘自《说吧，从说说起——舒晋瑜文学访谈录》，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)